

报告文学

起死回生录

QI SI
HUI
SHENG
LU

田昌安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

911877

0412

6063

0412
6063

起死回生录

田昌安主编



F05864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起死回生录

田昌安 主编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解放路46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忻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.125 字数：170千字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*

ISBN 7-5378-0140-1

I·147 定价2.50元

书 前 赘 语

编罢最后一篇稿子，已是深夜。我长长地舒口气，信步走出简陋的居室。

春夏之交，夜是美好的。柔和，温馨，静谧，宛若一位迷人的少女。傍晚刚洒了点雨，更平添几分清爽甜润。没有云，天宇显得格外的辽阔。我不禁也想使自己的视线辽阔起来。可惜，一次次都被四周的黑幽幽的群山弹了回来。

确实的，忻州这片土地虽然居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——黄河流域，但自古以来就比较闭塞。是巍巍五台山挡住了东海的波涛？还是滔滔黄河水遏止了西域的来风？是石岭雄关阻碍了同南国的联系？还是古老的长城隔断了与北方的交往？抑或是，座落于忻州城内悬有“晋北锁钥”牌匾的城楼“锁”住了人们的心扉？反正，贫穷和愚昧的枷锁一直幽灵似地陪伴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。“从南往北数，一二三四五。”这是“文革”前在山西政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。山西已经够落后了，位居其他地区之后的忻州地区，其落后自然可想而知。

但历史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五台山再高，黄河水再深，石岭关再雄险，古长城再坚固，现代文明的八

面来风总会有几丝几缕吹进来，改革开放的滚滚大潮也总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激起几重波浪。十年风雨，十年征战，忻州地区没有出现举世瞩目的改革者、企业家，落后、贫穷的帽子也远未彻底甩掉，但同样涌现出一批锐意进取、励精图治的人物。书记录的二十个单位和个人便是证明。他们有的来自机声轰鸣的工厂；有的来自炮声隆隆的矿山，有的来自设计室里，有的来自三尺柜台，有的来自“希望的田野”，有的来自同犯罪分子斗争的战场……正是由于有了他们，面临死亡的矿井又涌出了乌金，濒于倒闭的工厂又获得了生机，“走西口”的悲歌也变成了愉悦的欢唱。

工厂新生了……

农村新生了……

商店新生了……

古老的土地新生了！

鉴于此，我便将书中一篇作品的题目“偷”了过来，作为本书书名：起死回生录。

忻州这片古老、封闭、落后的土地新生了，但要长出苍天的大树，开出鲜艳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，尚需辛勤地施肥、浇水、修枝、剪叶，并且还要不懈地清除病毒、虫害，抵御狂风、恶雨。于是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名言：

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！

编 者

目 录

· 书前赘语·····	编 者 (1)
三晋轻工第一家·····	赵 赤 (1)
黄金，诱人的蒙太奇·····	吕 安 果 才 乃 瑶 (14)
起死回生录·····	山 海 (28)
巍巍的铁塔·····	李广义 (43)
求生之战·····	糜果才 (59)
秀容城里有一颗星·····	大 成 (70)
古城凤飞·····	山 海 (82)
路，是这样开出来的·····	糜果才 (98)
劈风斩浪·····	帆 升 (112)
宁武关下闯关人·····	山 海 (124)
有这样一位工程师·····	有 宏 (137)
古镇上的新闻人物·····	栗乃瑶 (148)
勇为天下分忧愁·····	广向荣 宿星尧 张茂田 (163)
瑞气呈祥·····	乃 桢 广 华 樊 静 (183)

奇村镇有个“活财神”	田 夫(192)
大河流水	常 春 崇 轩(205)
逆水风帆	陈贵珍 秦广裕(217)
写在砸碎与重塑之间	张茂田(225)
马道村新史	何 桢 万 厚(236)
一份清功报告	老 兆(244)

三晋轻工第一家

——记青年厂长石喜寿

赵 亦

说她是三晋轻工第一家，并非说她是山西省轻工系统最大的企业。相反，她却很小很小，从工人到厂长，满打满算才五百一十四人，论规模还不及人家大企业的一个车间。

说她是三晋轻工第一家，是说她刚刚跨入一九八七年就被忻州市定为经营改革试点，实行租赁承包，先行一步，开了全省轻工行业租赁承包的先河。

她，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忻州市瓷厂！

斗转星移，时间已经过去两年，她的情况究竟怎样？

两年里，她所创利润是建厂十七年所创利润总和的六倍；

两年里，她先后被忻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，物价计量信得过单位；被评为忻州地区一类先进企业，荣立忻州地区劳动竞赛一等功；连续两年获山西省轻工系统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……

租赁承包是成功的！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结出的硕果，是全厂职工用汗水培育的鲜花，也是青年厂长石喜寿苦心经营

的杰作！

石喜寿，中等身材，墨黑的发丝下有一张瘦削刚毅的脸，剑眉浓秀，大眼深邃，额横微纹，嘴挂浅笑，聪慧、机敏、坚定、沉稳的气质明显可见。作为“三晋轻工第一家”的主承包人，他的名字近二年才逐渐为人们熟悉起来的，可是在瓷厂内部，他却早已是令人瞩目的人物了。

还是从一九八三年说起吧。

这年的国庆前夕。正是丰收的季节，已经实行生产责任制的农村，生机勃勃，欣欣向荣，又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丰收年。相比之下，城市经济却仍旧处于低谷。忻州市瓷厂也不例外，而且比别的企业还糟，厂里连年亏损，工人们莫说奖金，连工资都拿不到手。工人们怨声载道，厂领导则满面愁容。

怎么办？

工人说：“车皮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班子就不行嘛！”

领导说：“瓷厂这个烂摊子，咱们是没法收拾，谁想干啥来干。”

看来，领导和工人的意见倒挺一致：只有换班子了。

怎么个换法？让大家民主选呗！

选谁呢？许多人都想到了石喜寿。

“石喜寿，他干得了吗？”也有人心存疑虑。

“没问题，这个人咱了解！”那口气简直不容置疑。

的确，凡是在瓷厂呆过几年的，没有人不了解石喜寿。

石喜寿出生在忻州市寿石村一个普通农家。那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，正赶上了好时光。可惟他家好时光并不那么美好，他只读完初中课程，就被贫穷赶上了谋生的路。

一九六九年三月，石喜寿在忻县（当时还未改市）砖瓦厂陶瓷车间上班了。他一边劳动，一边自修高中课程。伙伴们说：“一个穷工人，有苦就行了，要那文化干啥？”他微微一笑说：“一个工人没有文化，肯定造不出理想的产品。”

一九七〇年元月，忻州市瓷厂正式成立，石喜寿便开始专门从事陶瓷工作。一些极其普通的原料，那么一摆弄，一烧制，就成了千姿百态的瓷器，多有意思啊！他喜爱这一行，还自费订阅这方面的杂志……

人，不论干哪一行，只要热爱这一行，就肯定能干好。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三年，他连续十一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，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，并由一个普通工人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上了车间统计、车间副主任、生产科长、技术科长。他熟悉技术，熟悉生产，熟悉生产第一线的情况，熟悉工人人们的喜怒哀乐……让他挑更重的担子，完全挑得动，肯定能挑得好！

“对，喜寿算一个。”

“他能干得了。”

九月二十七日，忻州市瓷厂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。结果，石喜寿被一致推举为副厂长。

石喜寿义不容辞地走马上任了。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。他深知肩上担子的重量，也没作什么就职演

说，只管埋头干起来。

九月重阳，天高云淡，五谷的香味和着金菊的芬芳飘进石喜寿的房间。他草草吃过午饭，抹把嘴，将碗置于一旁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杂志——自然是关于陶瓷的杂志。他一本一本地翻阅着，一篇一篇地找寻着，一字一句地咀嚼着……太阳在一寸一尺地向西推移、坠落，他挠着头皮，咬着牙齿，猛地拍起大腿，兴奋地站起来自语：“对！就这么试试！”

他要试的是由厚壁匣钵改为薄壁匣钵！

瓷厂的职工对石喜寿是信任的。可是，听了他改厚壁匣钵为薄壁匣钵的建议，依然吓了一跳。表面上，并未有人反对，内心里，不少人都持怀疑态度。石喜寿没管这些。他亲自动手，从粉碎料石，到滤泥搅泥，从配方到烧成，开始了难以预测的试验。然而，尽管他不畏种种阻力，尽管他夜以继日地苦干，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试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。

失败者，成功之母也。早在上初中时，石喜寿就懂得了这一点。面对失败，他没有退缩，没有收兵，又把那一大摞《中国陶瓷》、《陶瓷》、《陶瓷研究》、《陶瓷工艺学》搬出来，寻找着通向成功的路径……

夜深了。一声汽笛长鸣，一列火车又沿着北同蒲线远去了。石喜寿合上书本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，心头突然迸射出一道亮光。啊！我只考虑工人拿不到奖金，工资下浮百分之十，想给厂子尽快找到一条生路，可忘了试验要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来。心急哪能吃得热豆腐啊！

对！一切从头干起，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来。试验到第二十四次，薄壁匣钵终于成功了！而时间才过了一个多

月。

这一改革，使每个碗的用料由原来的六斤降为二斤，节约了原料，还提高了质量，合格率比过去提高百分之十；直径一百六十毫米的碗，由原来每车装五百二十个增加到六百二十个，煤耗下降，劳动强度降低，仅此一项，价值就达十万元。

自学技术是生产力。仅仅由于这么一项改革，忻州市瓷厂便扭亏为盈。于是，民主选举的新班子上任才一个月，工人们便如数拿到了应该领取的工资！“这一步走对了！”人们向石喜寿投来赞赏的目光，想起当初还怀疑这怀疑那，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

这一步走对了，下一步呢？

石喜寿本人反倒不那么乐观。前前后后试验了二十四次，在他看来并不值得夸耀，反倒说明自己肚里“货”太少了。要适应生产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，他深感自己亟需提高。否则，便很可能落伍。

好！机会来了——一九八四年，领导决定让他去地区举办的厂长培训班学习。得到这消息，他高兴得几乎跳起来。自从走出校门，他再没有坐下来正正经经学习过。虽然一直在坚持自学，但毕竟和脱产学习不一样啊！

他去了。《现代厂长经理经营大全》，《管理心理学及领导科学》，《企业领导学研究》……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新的领域，新的世界。他如饥似渴地看着、记着、思考着，仿佛忘掉了世界的存在……

“砰砰砰！”突然有人来敲门。

他拉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市工业局总支书记老刘。

“小石，你来我家一下。”老刘进门便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石喜寿有点不解。

“喜事！”

石喜寿不好意思再问，只好默默地跟老刘走了出来。

到了老刘家，宾主坐定，沏茶敬烟。老刘呷了口茶，慢语轻声地说：“小石，告诉你，瓷厂上上下下一致选你当厂长！”

厂长？石喜寿一时竟愣在了那里。副厂长担子已经够重了，再加份量挑得动吗？不过，既然领导信任，群众支持，自己也实在不好推辞。于是他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又回到了培训班。

一九八五年元月，学习期满的石喜寿回厂上任了！

古往今来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已成为规律。待三把火烧过，新官往往也就跟旧官没有什么区别了。石喜寿没有这样做，既没有一笔抹煞前任的功绩，也没有否认瓷厂现存的一切，只是提出：甚长用甚，缺甚补甚，需甚抓甚。

下班了，工人们谈笑风生地向自己家走去，石喜寿却进了车间。自从厚壁匣钵改为薄壁匣钵之后，厂里有了钱，工人有了奖金，生产积极性猛地高涨起来，产量便大幅度的提高。可是……他望着那一捆又一捆的碗、盘、茶具，眉头不由得紧蹙起来。唉！这产量提高原来并非全是“好事”。光有产品，没有销路，产品越多，积压的资金便越多。啊！销路，销路在哪里呢？

他走着、看着、想着，突然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为什么不可以向顾主印发出售瓷器的彩票呢？对！就这么

干！

这一招还真灵。库存的瓷器很快就销出去了，资金也又开始了正常周转。

人们都松了一口气。

而“发吧”这一招的石喜寿却高兴不起来，甚至连笑都没有笑。他知道，这一办法，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并非长久之计。要真正打开产品的销路，还得靠质量，靠品种，靠产销对路，靠企业信誉……

困难，每个企业都可能碰到，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找到战胜困难的办法。面对销路不佳的困难，石喜寿几经思索，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这办法说来也不神秘，就是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。

“噢，这金马、金佛是哪儿买的？”

“忻州瓷厂。”

“不错呀！肯定卖得了，咱们贩它一批。”

小贩们动心了，一个接一个找上门来。

“啊！这琉璃瓦是哪儿产的？”

“忻州瓷厂。”

“好，咱也买些。”

搞建筑的也动了心，一批又一批琉璃瓦销往省内外……

而对接踵而来的顾主，石喜寿还是高兴不起来。“光这些还挣不了大钱，必须有自己的‘拳头产品’。”

于是，带彩的瓷酒瓶也生产出来了！

就这样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忻州市瓷厂就推出了好几种畅销的新产品。年终算盘一响，哟！利润达十五万元，创历史最高水平。这十几万元，搁在大同矿务局、太原钢铁公

司之类的大企业身上，无异于九牛一毛，微乎其微，可是在只有五百一十四名职工的忻州市瓷厂来说，却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大事。要知道，两年前厂里连工资都开不了啊！

这一次，石喜寿才舒了口气，嘴角泛起浅浅的笑。

看来他还是不该笑。

一九八六年三月。按理说是风和日丽、春暖花开的好季节，但黄土高原的气候变幻无常，铅灰色的天空竟然纷纷扬扬飘开了洁白的雪花。

这天，石喜寿在市工业局开会。他象小孩似的打地面抓起一把雪，攥成个雪球，“噔”地扔得老远，心里说：“白雪映红天。这是好兆头，今年定比去年强！”

正这么想着，一个“雪人”突然滚到他面前：“厂长，不好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石喜寿心里一惊。

“窑炉塌顶，全厂停工！”

“啊——”一时间，石喜寿的心脏都好像停止了跳动。但这仅仅是几秒钟的事儿，他很快就冷静下来了。人有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，以至死亡，窑炉也一样，不可能“长生不老”。他习惯地皱了皱眉头，对来人说：“别慌，窑炉塌顶不等于塌天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这倒不仅仅是为了安慰来人，稳定军心。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他那机敏的大脑里已经产生了一套完整的方案……

他请了假，急急忙忙赶回厂里，直奔窑炉塌顶的现场。见厂长回来，人们立即围拢过来，向他诉说着塌顶的经过，并伴随着一双双忧心忡忡的目光。他一声不吭，只管静静地

听着，仔细地观察着那裸露出来的炉壁。噢！怪不得这窑炉升温慢，耗煤多，敢情原先建造时就不科学呀！塌了也好，塌了不科学的，正好来个科学的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一套抢修方案，不！应该说是改造窑炉的方案，便呈现在了大伙面前。先干啥，后干啥，张三干啥，李四干啥……全都安排得有条有理，并落实到了人头上。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，石喜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，边修理，边捉摸，边改造……仅仅两个月的时间，窑炉就又投入生产了！

更使全厂职工惊奇的是，过去吨瓷耗煤三吨半至四吨，现在一下子降到了两吨至两吨半。只有参加修理窑炉的职工清楚，这是因为石厂长使用了新型保温材料，减少了窑体散热的结果。

就在人们庆贺这一胜利的时候，石喜寿却又在向前迈进了——由吨瓷耗煤量的减少，他又联想到了他们厂的烤花窑。这烤花窑，原来用的是耐火板，耗热量也不小，能不能也对它进行改造呢？石喜寿便将耐火板换成了碳化硅板。这一来，原来升温需要七天时间，改装后仅用三天，不仅缩短了生产周期，还提高了产品质量。同时，烤花窑改装之前，每天烤八车产品耗煤四吨，改装后，每天烤十一吨产品才耗煤三吨。从而，带来了增加收入两万元的显著效果。

还不止此。

磨刀不误砍柴工，石喜寿深深懂得这一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。所以，就在修理窑炉、全厂停产的同时，他又组织全厂工人进行了一次大检修，对所有机器进行全面、细致的检查修理，连一个螺丝钉也不放过。

可是，也不能每天进行检修呀！石喜寿又组织大伙进行文化学习和技术学习，进行专业培训，各个领导凡是能讲课的都亲自讲课，他自己更是带头上讲台。这样，虽然停产了两个月，全厂职工的业务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提高了一大截。停产的损失是可以计算的，收获呢？恐怕谁也计算不来。

啊！好一个精明的石喜寿！

但石喜寿明白，自己再精明也只有一个脑袋。厂子要兴旺，最根本的是要让全厂所有的“脑袋”都活动起来，想工厂所想，急工厂所急。所以，就在这一年，他又开始在全厂范围内推行目标成本管理。全厂九个车间分别独立核算，制订计划价格，建立厂内银行……从而使厂内的管理体系焕然一新。其做法，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肯定，市里还推广了他们化小核算单位的经验。

就这样，尽管窑炉塌顶，但忻州市瓷厂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计划，不但没有出现亏损，还获得十八万元，除弥补窑炉塌顶造成的损失外还有盈余！

夏往秋至，冬去春来，眨眼又是一年的时间。

一九八七年春天，忻州市决定在瓷厂搞企业租赁承包的改革试点！

消息传开，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瓷厂。这是三晋轻工第一家呀！而瓷厂本身反倒比较平静。全厂上下心里都有一本账，石喜寿当厂长两年来，闯难关，渡险滩，一步一重天，要承包也还离不了他。

石喜寿本人呢？时间虽然只过去两三年，但他觉得已经不是当年的石喜寿。厂长的担子有多重？已经品味过了。对